

藏语理塘话音系的语音特征*

陈 鹏 周及徐

[提要] 本文通过对理塘县甲洼镇藏话的田野调查,结合语音声学手段,描写其音系,并考察其语音特征。理塘藏语有三套边音,有 -p、-t、-k 韵尾和复辅音韵尾,语音特征在语图上有明显表现,与德格藏语有不同。

[关键词] 藏语 理塘话 语音特征 声学分析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南部,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理塘县距离州府康定约 285 公里,以藏族人口为主,另有汉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土家族、彝族、苗族、羌族等。藏语为当地主要交流语言,当地人将当地交流语言藏语与汉语分别称为“藏话”和“汉语”。

理塘县的藏语,传统上划归于康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理塘藏语归于康方言的东部土语。《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则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藏语为代表。至今,对理塘县藏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仍然相对缺乏^①。

本文以理塘县甲洼镇下甲洼村的藏话为调查点,以《藏语方言调查表》(孔江平等 2011)和《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民族语言(藏缅语族)》(2015)中的调查词表为基础,制定调查表。采用笔记本电脑和声学录音设备在当地完成语音采集^②。

我们在理塘话的田野调查中,并未发现具有音位意义的声调。在理塘话里,虽然音节有类似高低调的成分出现,但其实质为音节习惯性的伴随调。故例词均未标声调。韵母例词同,不复出注。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语音声学手段,归纳整理其音系,并结合与同为康方言的德格话的比较,总结其语音特征。

一 声母系统

1. 藏语理塘话有声母 43 个,含 1 个零声母。具体如下: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课题“岷江流域方音字汇(17FYY004)”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创新团队“四川方言和地域文化研究”项目资助。

^① 国内讨论理塘县藏语的研究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很少。铃木博之(2018)主要是通过比较“词汇形式”来“介绍分布在理塘县内以及其周围的藏族语言”,以地理语言学的角度为主,并未全面涉及某个点的语音系统及其语音历史演变的讨论。

^② 语音采集及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4 日。录音人:陈鹏。发音合作人:昂丁,男,藏族,57 岁,理塘县甲洼镇下甲洼村人,大专文化,理塘中学退休教师,会说藏话和四川话,父母都是下甲洼村藏族;然沙银登,男,藏族,61 岁,理塘县中木拉乡拿中村人,小学文化,会说藏话和四川话,父母都是中木拉乡拿中村人。两位发音合作人的父亲都会说藏话和四川话,而母亲只会说藏话。

p ph b m̥h m w t th d ts tsh dz ñh n lh ʔ l s z tʃ tʃh dz ʃ
z tɕ tɕh dʒ ñ̥h ɳ ɕ ɕh ʒ ʑ j j k kh g ŋh ŋ h ɦ ø

2. 声母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p	pe完全	ph	pha父亲	b	bu昆虫
ɱh	ɱha低	m	me火	w	wu头
t	tak木锤	th	thak距离	d	dek挂
ts	tsak寒冷	tsh	tshu醋	ɗ	ɗo犏牛
ɲh	ɲha鼻	n	nak黑色	ɬ	ɬok搜查
lh	lhø念诵	l	lu龙	s	sa锁子
z	zor露怯	tɕ	tɕe混合	tɕh	tɕha猎鹰
dz	dza敌人	ɕ	ɕuk小碎片	z	zak缝
tɕ	tɕe喂	tɕh	tɕhe利益	ɗ	ɗe仰起
ɲh	ɲhik择去	ɲ	ɲa鱼	ɕ	ɕaŋ悬挂
ɕh	ɕhak鞋	z	zak掉膘	ɕ	ɕak油脂
j	jak放置	j	jar夏天	k	kek厄运
kh	kha嘴	g	gu各样	ŋh	ŋha早
ŋ	ŋa我	h	haŋ空/虚	fi	fioŋ庄稼
ø	en少量				

3. 声母说明

(1) 塞音和塞擦音声母都是三套对立, 即清不送气、清送气和浊音, 如 p、ph、b, t、th、d, k、kh、g, ts、tsh、ɖ, tɕ、tɕh、ɗ。其中浊音 b、d、g、ɖ、ɗ、ɗ 在除阻前, 声带震动明显, 且时长较长。例如声母 b 和 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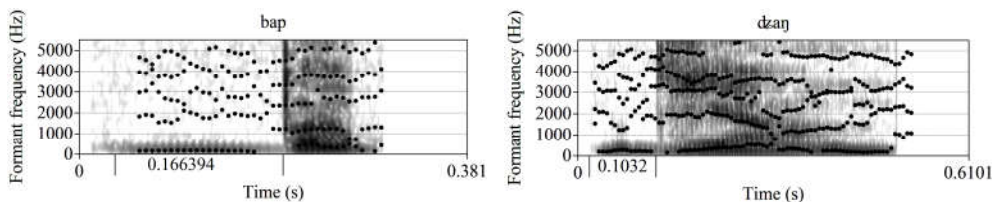


图1 理塘话bap“悬崖”和ɕan“拖长”的语图

语图中的浊音杠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听感上，就好像都带有前置音 ə 或 ɤ ，过去不少研究者在处理这类现象时，倾向于将其作为带前置音的复辅音。理塘话的这类浊音，从声学的角度看，是完全的浊音；从音系学的角度看，我们将现代藏语理塘话的浊音声母处理为完全的浊辅音^①。

(2) 鼻音声母有四组，都是两套对立，即清化送气鼻音和浊鼻音，如 ṁh 、 m ， ṁh 、 n ， ṁh 、 ŋ ， ṁh 、 ŋ 。其中清化送气鼻音，送气明显，气流较强；部分清化送气鼻音，在除阻前就

① 如华侃、尢藏他(1997)说:“(塞音)这些浊音在第一音节中一般不能单独作声母,均带前置音 ν ,发音轻微,跟基本辅音结合得很紧,构成‘后响’型的复辅音。”并将其描写为前冠同部位鼻音复辅音。

开始送气, 音值近似 $h\eta ph$ 、 $h\eta hh$ 、 $h\eta h$ 、 $h\eta h$; 清化送气鼻音 ηh , 在除阻时略有塞化, 音值近似 $\eta^h h$ ^①。下以声母 ηh 、 η 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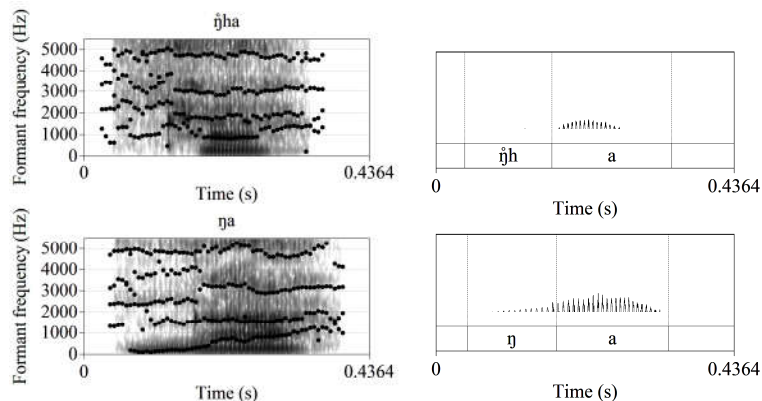


图2 理塘话 ηha “早”和 ηa “我”的语图和波形图

从波形图上看, 浊鼻音音段有较大振幅的音波信号, 而在清化鼻音的辅音段中声波振幅明显细弱, 声波信号接近于噪声信号。从语图低频区的浊音杠, 可看出该鼻音有清浊之分, 且清音送气, 声母 ηh -在语图中的乱纹与清擦音的乱纹不同, 这些乱纹充满了整个声母区域, 即乱纹分布广, 而且表现也略淡, 这是送气音气流在语图上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其他几组鼻音在声学上的表现与此一致。另外, 从语图和对应的波形图来看, ηh 声母的送气特征贯穿了整个声母部分, $m\eta h$ 、 $n\eta h$ 、 $l\eta h$ 亦同。

(3) 边音声母有三套对立, 即清送气边音 l^h 、浊边音 l 和边擦音 l 。清送气边音 l^h , 气流较强。通过比较清边擦音 l 和清送气边音 l^h 在语图中的表现可以看到, 边擦音时长相对较短, 且低频区的能量更淡, 有空白区域, 符合擦音声学特征, 而清送气边音时长相对较长, 低频区的能量相对强一些, 且乱纹覆盖了整个声母区域, 是送气音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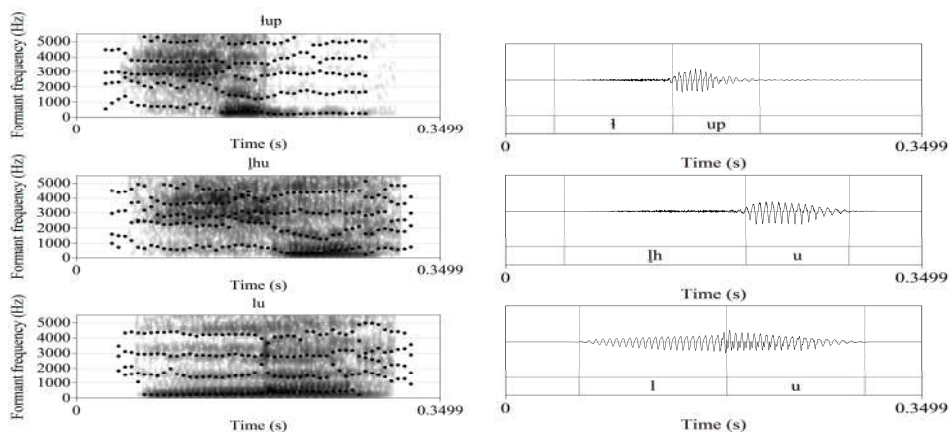


图3 理塘话 lup “飘扬”、 lhu “引诱”和 lu “龙”的语图和波形图

^① 据王双成、沈向荣、张梦翰(2018)调查可知, 雅江话所有清化鼻音都有该特点; 理塘话则 ηh 较为明显, 其他清化鼻音以送气较为明显。

从声韵配合上看, **ɬ**-主要出现在带塞音尾与流音尾的闭音节中; **ɭh**-主要出现在开音节与带鼻音韵尾的音节中。

(4) 擦音声母有五组, 其中四组为清浊对立, 如 **s**、**z**, **ʃ**、**ʒ**, **ç**、**ɟ**, **h**、**ɦ**; 一组为清不送气、清送气和浊音三套对立, 即 **ç**、**çh**、**ʒ**。清送气擦音**çh**, 气流较强, 所在音节比不送气的要短。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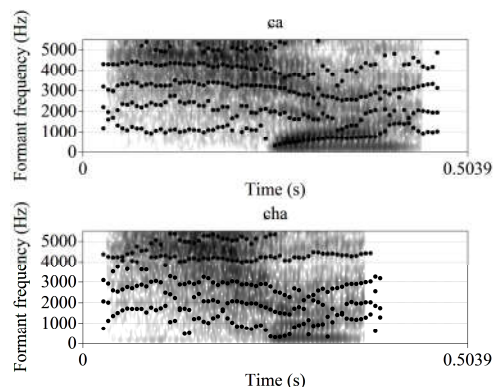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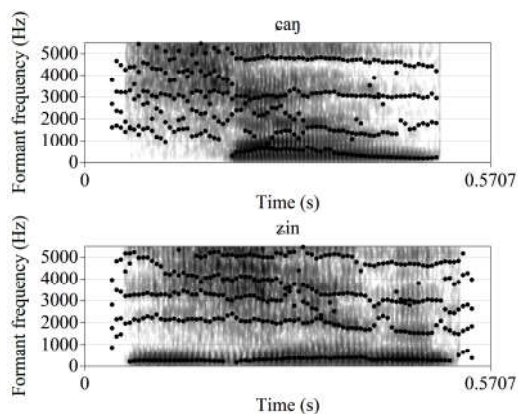


图4 理塘话**can**“悬吊”和**zin**“给予”的语图 图5 理塘话**ca**“鸡”和**cha**“迹象”的语图

图4中, **ç**声母的语图为乱纹, 能量表现得很弱, 低频区甚至有空白, 这是“清”、“擦”的声学表现。**ʒ**声母语图也为乱纹, 但低频区有一段浓度较深的黑色横杠, 这是“浊”、“擦”的声学表现。其他擦音与此相同。

龈腭清擦音有不送气与送气之分。图5中, 声母**ç**的不规则条纹在低频区很弱, 甚至有一块空白, 这是典型的清擦音的声学表现; 而声母**çh**的不规则条纹比起声母**ç**的条纹(乱纹)分布要广, 即使低频区也能看到, 这是送气成分的表现(林涛、王理嘉 2013:83)。又**çh**声母所在的韵母以及整个音节要比**ç**声母所在的韵母以及整个音节要短, 这是由于送气擦音的气流较强过早耗尽能量导致的。

(5) 元音开头的音节往往带有轻微的喉塞音ʔ, 如**len > ʔen**“少量”, **ap > ʔap**“冻僵”等, 由于ʔ没有音位意义, 故不作为音位单独记出。

4. 理塘话、德格话声母对比

理塘话声母与同为藏语康方言的德格话声母(《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相比, 更简单。

(1) 德格话声母共49个, 单辅音43个, 复辅音6个, 理塘话的声母总数正好为德格话单辅音声母的个数, 即43个, 理塘话无复辅音声母。

(2) 理塘话的声母与德格话的单辅音声母, 总体对应比较一致, 只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比如清化鼻音, 德格话为不送气, 理塘话则表现为明显的送气清化鼻音。

(3) 理塘话边音声母有三套, 即**l**-、**ɬ**-和**ɭh**, 德格话只有**l**-、**ɬ**-两套。

(4) 理塘话的清擦音声母, 与德格话一样, 都有五套, 且基本一致。虽然其中有一套在发音部位上对应不一致, 即舌面中擦音**ç**与舌面后擦音**x**, 理塘话有舌面中擦音、无舌面后擦音, 德格话有舌面后擦音、无舌面中擦音, 但德格话声母说明中指出其舌面后擦音声母在与

前元音i、e、ɛ、ø相拼时，发音部位略靠前，音值近似舌面中擦音。

(5) 理塘话声母在结构上更简单，德格话另有6个复辅音声母，即浊辅音与同部位鼻音的结合。这6个鼻冠复辅音声母，在理塘话里均为单浊辅音。

二 韵母系统

1. 韵母系统

藏语理塘话有韵母65个（其中包括单元音韵母12个，双元音韵母5个，鼻音尾韵母15个，边音、颤音尾韵母各6个，塞音尾韵母16个，复辅音尾韵母5个），具体如下：

a、e、ɛ、ɿ、i、ə、ɔ、o、ø、u、ʉ、y、øi、eo、io、au、eu、am、em、im、əm、om、um、en、ɛn、in、ən、uʋn、un、aŋ、iŋ、oŋ、al、el、il、əl、ol、ul、ar、er、ir、ər、or、ur、ap、ep、ip、op、up、et、et、it、øt、ut、yt、ak、ek、ik、ok、uk、uʋnt、elt、olt、ert、ort。

2. 韵母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a	ta马	e	tse尖儿	ɛ	le宿命	ɿ	tʂ刀
i	ki喂	ə	nə两个	ɔ	gɔ是九	o	po枪
ø	ŋø方向	u	ku偷	ʉ	sʉ石级	y	ly赎买
øi	tʂøi弄碎	eo	tʂeo如是	io	phio票	au	pau土坯
eu	tʂeu猴	am	sam认为	em	dʒem变形	im	tim融合
əm	zəm躺卧	om	tom话	um	dʒum微笑	en	ten靠
ɛn	ten垫子	in	jin脸部	ən	tʂən云	uʋn	çuʋn乘骑
un	kun全部	aŋ	kaŋ骨髓	iŋ	çiŋ树木	oŋ	khon穴
al	sal明亮	el	çel玻璃	il	tçil中间	əl	tshəl脂肪油
ol	sol黑炭	ul	kul催促	ar	kar猛烈	er	ser黄金
ir	dir鼓起	ər	dər雷鸣	ur	dur比较	or	jor数量
ap	khap针	ep	tep本子	ip	tçip骑	op	pop冲洗
up	phup盾牌	et	set撕开	et	pet霜	it	çit吉祥
øt	tsøt羚羊	ut	phut赶出	yt	tçyt遗忘	ak	zak黄铜
ek	dʒek剪	ik	tshik句子	ok	sok货物	uk	kuk赌
uʋnt	thuʋnt出发	elt	tçelt送行	olt	tʂolt弹	ert	tçert露出
ort	kort财物						

3. 韵母说明

(1) 元音a，作为单韵母时，舌位偏央；在-au、-am、-aŋ中舌位偏后；在-al、-ar中，舌位偏前；在-ap、-ak中，短而紧。

(2) 元音e在韵母-ep、-et、-ek中，短而紧。

(3) 元音i，作为单韵母，以及在韵母-im、-in、-il、-ir中，当前接鼻音、龈音、卷舌音和龈腭音声母时，往往变为ə，由于差异明显，故在音系中记出。韵母-ip、-it、-ik，其主元音i短而紧。

- (4) 元音ɿ、ʉ、ɔ, 只作为单元音韵母出现。
- (5) 元音o, 在 -op、-ok 中, 短而紧。
- (6) 元音ø, 作为单韵母, 舌位偏低、偏央; 在 -øt 中, 短而紧。
- (7) 元音u, 作为单韵母, 舌位偏低。元音u在 -up、-ut、-uk 中, 短而紧。韵母 -ut 在龈腭音声母后有变体 -yt。
- (8) 元音y, 作为单元音韵母, 舌位略高。
- (9) 理塘话的塞音韵尾 -p、-t、-k, 在大多数音节中, 都只有成阻、持阻, 没有除阻。少部分出现了除阻现象, 如ɕuk “流放”, 图6为其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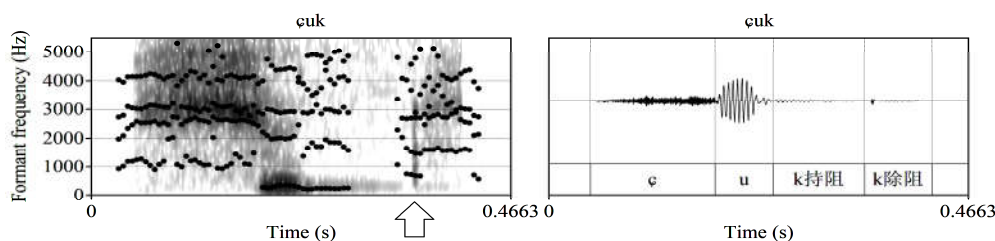


图6 理塘话ɕuk “流放”的语图和波形图

语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 即为 k 韵尾除阻时形成的冲直条。从波形图可知, 韵母 -uk 的主元音 u 时长较短, 而 k 韵尾持阻时长较长。

- (10) 理塘话的塞音韵尾 -p、-t、-k, 在部分没有除阻的音节中, 成阻部位有趋同现象, 近似喉塞音韵尾 -ʔ。

- (11) 理塘话的边音韵尾 -l 同声母的 l-; 而颤音韵尾 -r, 实际为清颤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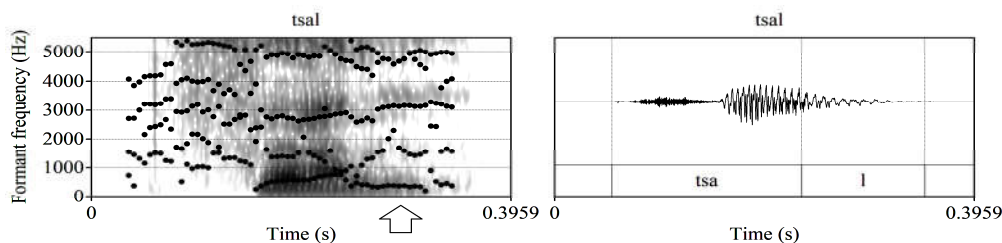


图7 理塘话tsal “技能”的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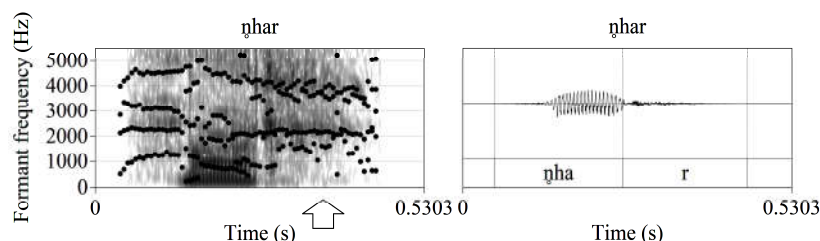


图8 理塘话ɣhar “已拖长”的语图和波形图

从语图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l 尾在低频区有明显的浊音杠, 与声母 l- 表现一致。而 -r 尾, 则在低频区没有浊音杠, 而且还能看到几条能量不是很强的冲直条, 为清颤音。

(12) 理塘话有5个复辅音韵尾的韵母,分别为 -elt、-ert、-uvnt、-olt、-ort, 这些复辅音韵尾均为同部位的龈辅音, 且最后的塞音尾均有除阻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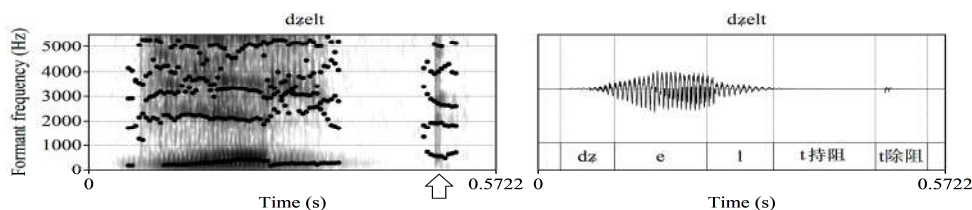


图9 理塘话dzelt“倒”的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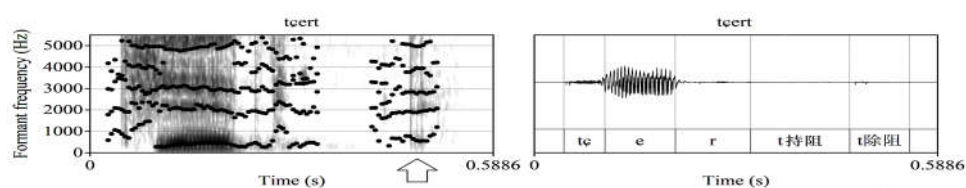


图10 理塘话tcert“露出”的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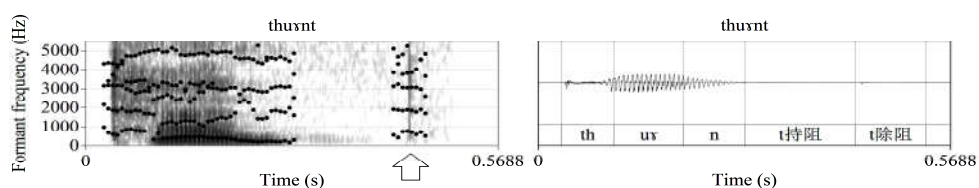


图11 理塘话thuvnt“出发”的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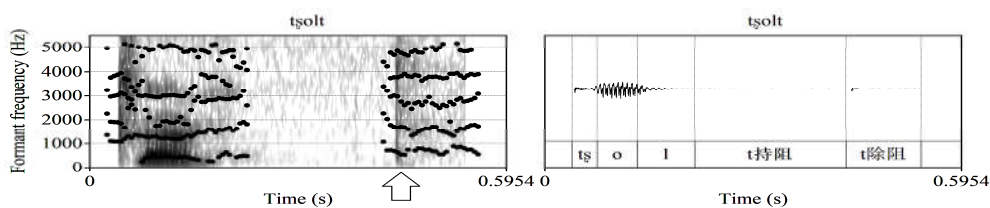


图12 理塘话tsolt“弹”的语图和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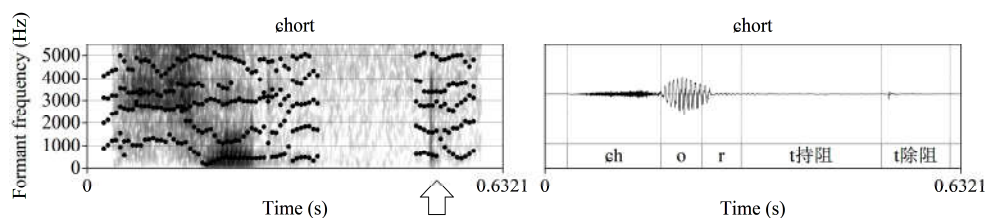


图13 理塘话chort“千载”的语图和波形图

(13) 根据元音第一和第二共振峰频率绘制出藏语理塘话单元音的元音声学图(参照彼得·赖福吉 2011:184-186, 朱晓农 2013:267-269), 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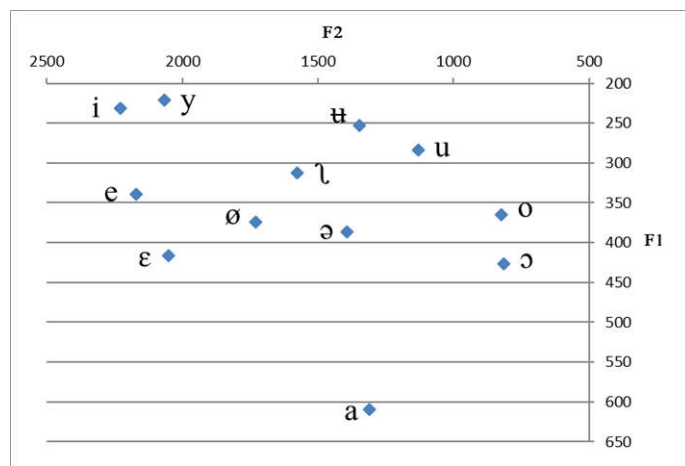


图 14 藏语理塘话元音声学图: F1 为第一共振峰, F2 为第二共振峰

4. 理塘话、德格话韵母的对比

理塘话的韵母与德格话的韵母(《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156-159)相比, 则更复杂。

(1) 理塘话单元音韵母较多, 有 a、i、u、e、ɔ、ε、ʌ、ə、ø、ʊ、y 共 12 个, 德格话单元音韵母只有 a、ɑ、i、u、e、o、ε、ø 8 个。

(2) 理塘话的韵母结构复杂, 除单元音韵母外, 还有双元音韵母 5 个, 边音、颤音尾韵母 12 个, 复辅音尾韵母 5 个, 这些韵母结构在德格话中都已经消失。

(3) 理塘话有 -p、-t、-k 三个塞音韵尾, 德格话则只剩一个喉塞音韵尾 -ʔ。

(4) 理塘话的鼻音尾韵母比德格话复杂, 理塘话有鼻音尾 -m、-n、-ŋ 三个, 而德格话则只有 -n、-ŋ 两个。

参考文献

- [1] 昂色拉加. 2018. 《藏语玉树话(拉布)音系概况》, 《西藏研究》第 1 期.
- [2] 贝先明、向 柠. 2016. 《实验语音学的基本原理与 praat 软件操作》,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3] 彼得·赖福吉. 2011. 《语音学教程》(第五版), 张维佳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华 侃、尕藏他. 1997. 《藏语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演变》, 《中国藏学》第 2 期.
- [7]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2015. 《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民族语言(藏缅语族)》, 电子版, 网址: <http://www.chinalanguages.org/gongjuyangben.html>.
- [8] 孔江平等. 2011. 《藏语方言调查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林 涛、王理嘉. 2013. 《语音学教程》(增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 铃木博之. 2018. 《理塘县及其周边藏族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 《民族学刊》第 2 期.
- [11] 马学良主编. 2003. 《汉藏语概论》(修订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2] 瞿霭堂. 1992.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 《中国藏学》第3期.
- [13] 王双成、沈向荣、张梦翰. 2018. 《藏语的清化鼻音》, 《民族语文》第2期.
- [14] 杨大雪. 2018. 《藏语若尔盖话语音系说明》, 《中国民族博览》第6期.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 香港: 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
- [16] 朱晓农. 2013. 《语音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honetic Features and Phonology of Litang Tibetan

CHEN Peng and ZHOU Jixu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of the Tibetan variety spoken in Jiawa Town, Litang Coun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describes its phonology by means of acoustic devices. The Litang variety has three sets of laterals, the -p, -t and -k consonant finals as well as consonant cluster finals. The phonetic features are clearly displayed on speech spectrogra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ge variety of Tibetan.

[Keywords] Tibetan Litang variety phonetic features acoustic analysis

(通信地址: 610068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

《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将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

为了不断加强学术交流,不断优化具有学术导向性办刊举措,突出学科发展的时代特色,积极培养中青年作者队伍,展开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经协商和研究决定,“《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由《民族语文》编辑部、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将于2020年7月11-12日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以《民族语文》刊发论文为目的的征稿性质的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的范围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纪录语言学、接触语言学、语法化、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经济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濒危语言与语言资源保护以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请有意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积极准备高质量的全文学术论文。

后续的相关信息,请关注《民族语文》采编系统网、《民族语文》学术会议微信群、中国民族语言学网、中国民族语言学会QQ群与微信群。

本刊编辑部